

西南联大的记忆

1937年7月7日,抗战全面爆发。8月28日,清华、北大、南开三所大学南迁,组成长沙临时大学。12月13日,南京沦陷,武汉告急。次年4月,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迁至昆明,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,直至1946年5月解散,创造了现代教育史上一段可歌可泣的不朽传奇。

对很多人来说,西南联大是一个传奇。一个在战争年代临时组建的大学,不到9年的办学时间,8000名在校学生,成绩斐然;23位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获得者,6位是联大校友;2000年以来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,3位是联大毕业

生;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,联大学生90人;而联大学生杨振宁、李政道则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位中国人。

林语堂先生对联大有个特别经典的评论: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,精神上不得了。对联大的校友来说,西南联大的校训“刚毅坚卓”让他们怀念至今。联大多是流亡学生,家乡沦陷,经济来源断绝,战区学生借学金仅够吃掺和着糠子、虫子、草屑、沙砾、老鼠屎的所谓“八宝饭”的水平。一袭长衫看起来文质彬彬潇洒得很,借以掩盖的却是里面见不得人的破裤子。同学们谁也

没有“自惭形秽”的感觉,谁也不会小看别人的贫寒。教室用砖垒成,宿舍是土坯房,茅草屋顶,一个屋里要住40人,上下铺,用一个被单把四个人的床一圈,就算一个宿舍;而当时提供的粮食也经常一个月当中只够20天,剩下10天的粮食要自己出去打工赚。很多同学课余时间要去当家庭教师、到中学教课、到商店当会计,南屏电影院卖票的、饭店里洗碗的、武成路城楼上放牛车的很多是联大同学。同学们穿着筒裤:“本色不保”衣,“空前绝后”袜,“脚踏实地”鞋。要是用打工所得在地摊上买一条美军卡其布裤,一件夾克衫或一双

大头靴,那就是最出色的衣着了。要洗热水浴可到学生服务社买票,花五分钱洗十分钟淋浴,闹钟一响就停水,洗冷水浴就在宿舍区的井边取水冲凉。

在闻一多先生的儿子闻山看来,西南联大的学生恐怕是全世界最能吃苦的了。他在联大学习几年,没有坐过凳子吃饭。穿的鞋,两只是两个颜色的,那是文林街小鞋店在美军军营里捡回的破烂修补后按长短分码。但它很坚固,颜色不颜色,根本无所谓。他一共有两条裤子,洗了一条晾在宿舍旁草地上,还让小偷偷了。

就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环境下,联大人依然茁壮成长。

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

长线投资

当年,徐世昌还是一个民办教师,袁世凯却看出他不是池中物。徐世昌没路费去北京考公务员,袁世凯果断地塞钱给他,做长线投资。结果,徐考上了,在翰林院端上了饭碗。

当袁在小站练新军的时候,徐便投桃报李,以翰林身份“下嫁”到连秀才都不是的袁世凯军中当参谋,一时间造成轰动,等于给袁做了宣传。1908年,袁世凯被摄政王免职,前去给他送行的官员,只有徐世昌和杨度,杨度也是袁发掘的另一只蓝眼睛。

袁世凯结识唐绍仪,是在1884年的汉城。当时汉城政变,到处一片骚乱。袁率军赶到中国驻朝税务处,看到唐绍仪持枪立于大门口,英姿勃发,气定神闲。袁说明身份,和他聊起来。得知这人是“海龟”,耶鲁大学毕业,袁大为赏识,一心要将唐绍仪收为己用。后来,唐绍仪在官场上步步高升,就得益于袁大力提拔,而唐则一直是袁的股肱、为袁领导的“清末新政”立下汗马功劳。

即使对孙中山一派,袁世凯最初也极力笼络。他对自己腹诽说:“他们(指革命党人)

他吃红烧大蹄膀时,会吩咐侍从送一碗到冯国璋家里,并交代:“大总统用饭时,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,就送过来让将军尝一尝。”

袁世凯拉拢之术

来了,我们当然是欢迎的,但是,要在我这个圈儿内。”意思是,只要革命党尊他为老大,他完全可以和为贵,利益均沾。面上,他对谁都一片情谊。找靠山时,袁世凯并非仅恭维那拉氏一人,凡是能和那拉氏说上话的人,他都倾心结交。袁中满汉大员,无论婚丧嫁娶、喜庆寿筵、逢年过节,袁世凯都有“份子钱”敬上。

见风使舵

袁世凯于41岁壮年登上直隶总督的高位,得力于荣禄抬举。庚子之变后,荣禄势力大衰,袁想找新靠山。这时候,庆王开始得到慈禧的信任,他对袁世凯一心巴结荣禄,不免有些抱怨:“袁慰庭只认得荣仲华,瞧不起咱们的。”

袁世凯的耳目遍布京城,京中的风吹草动都能及时察觉。他提前得到庆王将取代荣禄的消息,立即从北洋经费中拨出十万两银票,令杨士琦密赠庆王,话说得非常漂亮:“袁官保知道王

爷不久必入军机。在军机处办事的人,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,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,一定会向王爷道喜讨贺,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。这些微小事,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,以后还有特别报效。”庆王简直受宠若惊,袁官保比自己还体贴自己。

袁世凯没有食言,后来庆王府的用度,几乎完全由北洋经费包下来。此后,庆王在军机处的大政方针、用人用事,几乎都先听袁世凯的意见。载洋当政之初,在一帮满族青年亲贵的捧掇下,他打算除掉袁世凯,庆王说:“除掉袁世凯很容易,可是你能保证他手下的北洋军队不兵变?”这才保住了袁世凯。

琢磨下属

段祺瑞因为袁称帝而和袁闹翻,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一度有不利于段的举动,袁将儿子训斥一顿,说,段是家里子,不要内讧,段才保住一命。袁死后,段祺瑞对袁的威望和名声竭力

维护。有人不解,段说起一段往事。

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的时候,重要军官提拔都要经过考试。段祺瑞虽然才干过人,但不是考试型人才,而高级军官名额有限,再不考上,就要收拾行李回老家了,段祺瑞愁得睡不着觉。正痛苦着,机会来了,老袁于考前偷偷将段祺瑞叫到自己房中,嘱咐他好好复习,还“漏了题”。结果,第二天的考试题目,果然就是预先准备的。段祺瑞感激得五体投地,从此对袁忠心耿耿。

老袁对各种人的性情爱好也摸得熟透。比如吃饭,他吃红烧大蹄膀时,会吩咐侍从送一碗到冯国璋家里,并交代:“大总统用饭时,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,就送过来让将军尝一尝。”甚至他早上吃奶糖,也送一份到冯国璋家里。

摘自《晚清十大佬的生存智慧》

志愿军谈判胜美军

朝鲜停战谈判最初在北方控制的开城市郊米风庄进行,1951年10月10日移到军事分界线上的板门店。

旗开得胜

一天,双方联络小组和几十名各国记者来到板门店。双方讨论建造谈判场地的问题。

美军少校首先说:“应该建造五百平方米的木板房,还要有桌椅用具,尤其要有供电设备,保证通讯和供暖。”

“你想得很周到,那就由你方负责施工吧。”我军联络官反应快速。

“可以由我方施工,美国的机械化兵效率世界第一,这个大家是知道的。”

“多长时间完工呢?”我军联络官立即追问。“三个月。”

“太慢。看来,你方对于早日开始停战谈判缺少诚意。”志愿军联络官瞪圆眼睛说。

美军少校说:“鉴于板门店目前处于你方的实际控制之下,建议由你方负责清理场地、修复公路,在小河上搭建一座汽车渡桥。如果这样分工,我方愿意争取一个月内完工。”

汪精卫的伪政府在日本人的扶持下于1941年6月在南京成立。为了彰显所谓的“日中友善”及“大东亚共荣”,日本天皇裕仁邀请伪政府主席汪精卫访问日本。

6月18日,汪精卫到达日本东京机场。但是,他发现天皇居然没有到机场迎接自己,这卖国卖得也太没有面子了。汪精卫的许多随员,如周佛海等人,都觉得脸上无光。

日本首相近卫文磨觉察到了汪精卫的不爽,并向天皇作了汇报。

日本裕仁天皇有些生气:“由大日本帝国首相近卫君及在座诸君到机场迎接,应是够客气的了。上次

“同意这样分工。但是工期仍然太长。一个月,联络官先生,你应该明白,多打一个月的仗,侵略美军至少要增加一万人的伤亡。”

美军少校急了:“我们不接受威胁。”“你这是蓄意拖延停战谈判。”“请问,你们认为工期多长才算不拖延谈判呢?”“七天。”

新闻记者们先叫了起来,美军少校也跟着叫:“这里是战场,不需要神话。难道贵军能够七天完成吗?”

“可以。”我军联络官嗓门挺大,“在协商记录上签字吧。”

美军少校立刻伸出手,说:“哈哈,太好了,感谢上帝……我们马上签字。”

七天后,两栋总共五百平方米的装配式木板房,包括桌椅用具、柴油发电机组、电灯电话,以及室外的停车场、道路、渡桥,神话般地出现在板门店的废墟上。

“挂白旗”的笑话

虽然在板门店“非军事区”里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,但是战争激烈,往来的途中仍然有个安全问题。换言之,谈判代表(包

括联络小组和新闻记者)的车队或直升机,都需要有明显的识别标志。

“建议双方车队挂红旗为标志。”我军联络官先发制人,“红色最显眼。”

“不,这是不能接受的。联合国的旗帜是蓝色的,建议双方车队挂蓝旗为标志。”

“蓝颜色不醒目,而且我方看见蓝色旗帜就打,这是一年多时间里养成的作战习惯。”

美军少校说:“以醒目的颜色为标志,这是符合科学道理的。除了红色,只有白色最醒目,我建议双方车队都挂白旗。”

“既然你们承认红色最醒目,为什么还要选择白色呢?我方提出挂红旗的建议在先。”“不行。你们共产党的旗子全是红的。”

“不对,你缺乏起码的认识。我们的党旗上有金色的镰刀斧头,国旗上有五颗金星,怎么能说全是红的呢?”“总之,贵方不能强加于人。”“我方坚持挂红旗。”“我方坚持挂白旗。”

“好吧,我提出折中方案:我方车队挂红旗,你方车队挂白旗。”“这,这……”

美军谈判代表一时显得很难堪。

汪精卫拍马屁

康德皇帝(溥仪)来,我是到机场迎接了,但没有给他们一分钱贷款。而这一次,我们给了他们三亿元贷款,汪精卫还不满意?”

但稍做沉思后,裕仁又说:“这样吧,小不忍则乱大谋。今天的午宴朕来组织人员欢迎一下,搞得隆重一点,弥补一下朕未去机场的不足。”

10点多钟,汪精卫等人拜访日本皇宫。一路上,日本安排了十几万人挥舞彩旗,喊着汪主席万岁、日中友善万岁。另外,天皇还请汪精卫检阅了数百人的

仪仗队。这一来把汪精卫的情绪给调上来了。

举行午宴时,汪精卫拍了一个让裕仁也没有想到的马屁,他在致辞时说:“十五年前,天皇陛下即位,改年昭和,这个年号取得好啊,有限的中国古典知识告诉鄙人,‘昭和’二字出自中国《尚书》‘百姓昭明,万邦协和’。所谓‘百姓昭明’,是指天皇陛下教化下的百姓,也就是全体日本臣民普遍感到日本国的前途一片光明;所谓‘万邦协和’,是指在天皇陛下圣威感召下‘万邦’也就是

“这是双方自愿选择的标志色。如果贵方再纠缠此类枝节问题,那只能说明你们蓄意破坏停战谈判。”美军少校理屈词穷,只好在协商记录上签字。

弄巧成拙

一天清晨,美军谈判代表团从汉城出发,每辆车上都插着白旗,车队浩浩荡荡,显然想用排场来压他们。

原来,他们的谈判代表每人乘坐一辆吉普车,联络官和新闻记者三人一辆,其首席代表还乘坐一架直升机。在他们那一侧,一溜排开四十辆美式吉普车,天上还有直升机,好不威风。

我方这一侧,只有十几辆插着红旗的苏式吉普车。按照协议,双方代表和各方邀请的新闻记者人数都是对等的,所以,车多车少也属一“景”——西方记者喜欢把它拍下来,作为“实力强弱”的对照。

第三天,只见板门店停车场我方这一侧,也整齐地排放着四十辆美式吉普车,连车上的白色五角星(美军的标记)也没有涂掉,不过车上插的却是红旗——原来,这是志愿军缴获的战利品,而且也摆着一架同样的美式直升机。

摘自《文史春秋》

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之间,消除纷争,天下太平!昭和,昭和,日本臣民将永远过着阳光灿烂的美好生活,全世界诸国会永远相互提携而和平相处!”

裕仁听的马屁话不少,但他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个主席这样吹捧自己,所以像“一个从没有吃过糖的人,第一次吃到蜂蜜一样”,心里那个甜啊。他握住汪精卫的手说:“谢谢汪主席阁下对朕的深刻理解,谢谢汪主席阁下对大日本帝国的深切理解!”

会后,裕仁大笔一挥,对汪伪政府的贷款从三亿元增加到四亿元,而且三年内不计利息。

摘自《都市文化报》

ZHENGZHOU DAILY

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常说上海人精明,作为上海人,我倒以为香港人精细。

漫步香港街头,不时见到墙角、电线杆上贴着小小的纸片。这种小纸片“广告”,在上海也很常见,或者是“家教”,或者是“换屋”,或者是“出让”,如此等等。

然而,香港的这种广告,下方却长着“胡子”——小纸片下方竖着剪成一条一条,不刷糊糊,像胡子般翘着。细细一看,每一条“胡子”上都印着电话号码。

原来,看过广告,有意者顺手撕一“胡子”,便可以用上面的电话号码联络。上海的这些广告,没有“胡子”,有意者要掏纸、笔,才能记下广告上的电话。相比之下,不能不说香港人更精细。

我在香港买了一只钱

有一个很有个性的朋友,她从小到大都住在城西的小平房里,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。用她的话说,她就喜欢这座古幽幽的老城。关于她的笑闻很多。比如她从小学习都很好,从小学到高中的成绩基本上都名列前茅,期间还跳过级。为此,她很庆幸地说过了自己省了不少学费。就在大家都期望着她考上清华、北大为校争光的时候,她却只报了西安的一所大学。成绩出来的时候,遥遥超过了清华北大的录取分数线。大家都问她怎么犯傻了啊?她却总是很羞涩地说:“我就喜欢西安,不想去别的地方。”据说校长最后都忍不住骂她一句——没出息!

但这似乎掩盖不了她的优秀,在西安的那所普通大学里,她依然出类拔萃、独占鳌头。在她毕业的时候,她被学校推荐到美国的一所大学留学,费用减免。当美国的大学发来入学通知书的时候,她依旧推辞掉了,把机会让给了别人。当老师们暴跳如雷地责问她的时候,她依旧像个旧社会的小家闺秀一样羞涩地回答说:“我就喜欢西安,哪里

是缺水。香港的自来水,是内地用水管送去的。香港人很注意节约用水,公共厕所的水龙头上,都安装定时断水装置。摁一下龙头,水流了出来,刚好够洗一下手。刚洗完,龙头就断水了。如果你还要再洗,那就再摁一下。

尽管香港的人口密度极高,但是,宾馆的楼道里,几乎见不到服务员或服务小姐;在地铁站,只见一排自动售票机,不见售票员;香港的高楼比皆是,但是在电梯里,见不到电梯工……这是因为在香港,人工很贵,用人极其节省。

正因为这样,香港的出版社、报社、杂志社的编辑部都非常精悍,三四个人办一份杂志,也是很常见的。

摘自《周末》

我想起了去年冬天的这个城市的一则新闻,26中学的一位老师称荒唐地让她那年少的学生们,在风华正茂的年纪畅想人生,写下自己的墓志铭。学生们的墓志铭各式各样,有人给自己这样写道:“这个人是第二个姚明”,还有人给自己这样写道:“这个人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做出了杰出贡献”,更有人写道:“有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在这里长眠”。诸如此类,充满了豪情壮志,我们有理由相信是这些有出息的孩子,但是,其中有一个学生的墓志铭却异常的平淡,可是却深深地打动了细心的人们,他给自己的墓志铭是:“这个人将毕生的爱献给了他深爱的母亲!”

她“很没出息地”放弃了上名校和留学的难得机会,为的只是更好地照顾母亲,因为她知道母亲离不开她;而她深深地热爱着不开心的母亲。我明白过来的时候,泪水盈眶了。我责怪她说:“你怎么不早点说出来呢?大家就不会说你没出息了!”

她微笑着淡淡地回答说:“我妈本来就觉得自己已耽搁了我,如果大家知道了,说起来,我可能会被人理解,但我妈心里一定会很难受的。如今,我早已经目标明确了,如果能让妈妈好好地生活,爱她到老就是我最大的出息了。”她话一说完,眼神温和地望向卧在里屋床上的母亲。而我早已思绪飘飞了。

摘自《爱情婚姻家庭》

爱是最大的出息

张翔

都不想去。”老师们又重复了一句——没出息。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,我们初识。我一听说这件事情,就为之扼腕,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感觉,心中也觉得这么优秀的女孩,怎么就这么没有出息呢?

直到去年初秋的时候,她第一次邀请我们去她家,她的家依旧是那城西的小平房。去的途中,我一路试想这个有个性的姑娘家里会有什么新奇的摆设,个性的装点。直到我跨进她的家门的时候,眼前的情形让我触目惊心。

在她的家里,家具摆设都是上了年月的,破破烂烂,显示着主人生活的艰辛。而她毕业的是,她家里还有一个双腿残疾、瘫痪在床的母亲。

原来,她的父亲早在她3岁的时候,因为一场矿难去世了,丢下了她们母女俩。她的母亲为了供她上学,每天在马路上冒着生命危险给来回的车辆司机卖报纸。终于有一天,一辆车

雌蜘蛛沐浴着盛夏的阳光,在红月季花下凝神想着什么。

这时空中响起振翅的声音,突然一只蜜蜂好像摔下来似地落在月季花上。蜘蛛猛地举目望去。寂静的白昼的空气中,蜜蜂振翅的余音,仍然在微微地颤动着。

雌蜘蛛不知什么时候蹑手蹑脚地从月季花下边爬出来。蜜蜂这时身上沾着花粉。向藏在花蕊里的蜜吧嘴插了进去。

残酷的沉闷的几秒钟过去了。

在红色月季花瓣上,几乎陶醉在花蜜里的蜜蜂后边,慢慢地露出雌蜘蛛的身子。就在这一刹那蜘蛛猛地跳到蜜蜂头上。蜜蜂一边拼命地振着翅膀,一边狠狠地螫敌人。花粉由于蜜蜂的扑打,在阳光下纷纷飞舞。但是,蜘蛛死死咬住不松口。

斗争是短暂的。不久蜜蜂的翅膀不灵了,接着脚也麻痹起来。长长的嘴最后痉挛着向天空刺了两三次,这就是悲剧的结束。是和人的死并无不同的残酷的悲剧的结束。——瞬间之后,蜜蜂在红月季花下,伸着嘴倒下去了。翅膀上,脚上,

“鬼鬼!人家下班回家,饿得像狗一样,可给人家吃的,鬼知道是什么东西!而且还说不得,我一说,她就立刻大哭大叫,眼泪汪汪!我真是该下地狱,这都是因为我结了婚吧。”丈夫说完这些话,把调羹往盘子上摔得叮当响,跳起身来,狂怒地把门“砰”一声随身上去了。妻子号啕大哭,用餐巾捂着脸也出去了。午餐就此结束。

丈夫来到自己的书房,往长沙发上一躺,把脸埋在枕头里。

“鬼使神差让我结了婚!”他心中暗想,“家庭生活真好,没说的!还没等结

和老婆吵架

[俄]契诃夫

完婚,就想开枪自杀!”

一刻钟后,门外响起轻轻的脚步声。

“对,这是自然的……她得罪了你,欺侮了你,如今在你门外走来走去,想跟你和解!”

“哎呀”一声,门轻轻地开了,没再关上。有人进了书房,迈着轻轻的,怯怯的脚步朝着沙发走来。

“好啊,你求饶吧,夹告吧,哭吧……胡扯淡!鬼东西!你休听到我说一个东,死也不听……我睡我的,不想说话!”

美文闲读

[日]芥川龙之介

不会工夫,这里出现了一个好像绢丝结成的圆锥体的蛛巢,白得耀眼,在反射着盛夏的阳光。

蜘蛛做完了巢,就在这华丽的巢里产下无数的卵。接着又在囊口织了个厚厚的丝垫儿,自己坐上面,然后张起类似顶棚的像丝一样的幕。幕完全像圆屋顶,只是留一个窗子,从白昼的天空把凶猛的灰色的蜘蛛遮盖起来。

但是,蜘蛛——产后身体瘦弱的蜘蛛,躺在洁白的大厅中间,月季花也好,太阳也好,蜜蜂在翅音也好,好像全忘记了,只是专心致志地在沉思着。

几周过去了。这时蜘蛛巢里,在无数卵中沉睡着的新生命苏醒了。对这件事最先注意到的是在那白色大厅中间断断续续的、现在已经老了的母蜘蛛。蜘蛛感觉到丝垫下面不知不觉地蠢动着的新生命,于是慢慢地移动着软弱无力的脚,咬开把母和子隔离开的囊巢顶端。无数的小蜘蛛不断

地从这儿跑到大厅里来。或者不如说,是丝垫变成了百十个微粒子在活动着。

小蜘蛛马上钻过圆屋顶的窗子,一哄拥上通风透光的红月季的花枝。它们的一部分拥挤在忍着酷暑的月季的叶子上,还有一部分好奇地爬进喷着蜜香的层层花瓣的月季花里去,另一部分已经纵横交错于晴空之中的月季花和月季枝之间,开始张起肉眼看不清的细丝。如果它们能说的话,在这白昼的红月季花上,一定会像挂在枝头的小提琴在风中歌唱那样,呜呜哀响。

然而,在这圆屋顶的窗前边,瘦得像影子似的母蜘蛛,寂寞地独自蹲在那儿。

不只这样,而且过了好久,连脚也一动不动了。那洁白大厅的寂寞,那枯萎的月季花苞的味儿,生了无数小蜘蛛的母蜘蛛,就在这既是产房又是墓地的纱幕般的顶棚之下,怀了做母亲的职任,怀着无限的喜悦,在不知不觉之间死去了。——这就是那个生于酷暑的大自然之中,咬死蜜蜂,几乎是“恶”的化身的女性。

摘自《黄金书屋网》

把钟头,治治她就饶她算了……”

在他耳朵上方轻轻飘过一声深深的叹息,然后又是一声,第三声……丈夫感到一只小手在触摸他的肩膀。

“得啦,上帝保佑她!最后一次原谅她。怪可怜的,把她给折磨够了!再说吧,我也不对,为了一点小事就大吵大闹。”

“得了,算了,我的小乖乖!”

丈夫朝身后一把手,搂住个热乎乎的身子。

“哎!”

躺在他身边的,是他的大狗季安。

摘自《契诃夫幽默小说选》